

啊，足球

人民体育出版社

(苏)尼古拉·库兹明 著
林彬 梁再宏 译



啊，足球

(苏)尼古拉·库兹明 著

林 彬 译
梁再宏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健

阿，足球

作者：〔苏〕尼古拉·库兹明

译者：林彬 梁再宏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0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 7-5009-0515-7/I·32

定 价：6.60 元

足球的奥秘

苏联功勋运动健将 安德烈·斯塔罗斯京

(代 序)

读足球小说，会使你充满美好的激情；你不仅希望从中学会比赛的拼搏情景，而且愿重温绿茵场上耳闻目睹的感受，渴望洞悉体育的“奥秘”，洞悉类似博布洛夫、雅申、斯特列利佐夫、涅托等球员的“隐私”及窥探球迷们所见不到的足球运动员们日常训练和平日生活。

他们在家庭中的情况，他们如何对待朋友和处理家庭关系，他们的人品、道德准则等等，看来，本书作者——作家尼古拉·库兹明——对足球圈内生活十分熟悉。作者把书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同伴之间、球员和教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刻画得淋漓尽致。

作品的高潮和思想性合情合理。足球——它不单单是青年人的爱好，而且蕴蓄着重要的社会性的美育功能；它教育献身体育事业的青年，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荣誉感、诚实、毅力和为事业献身的素质。作为一名真正的足球运动员，必须培养崇高的集体主义情感，同志式的友谊和相互间的了解和支持。此外，求胜的意志、技艺和其它运动员不可或缺的品质（任何运动员都不例外），都和责任感及义务感相辅相成。在重大比赛中，要求青年人不仅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和

高度技巧，还要善于思考；在国际比赛中，需具备爱国主义思想。只有具备以上品质才能使体育运动事业得到发展，否则胜利就无从谈起。年轻人的个性与崇高的道德品质是分不开的，培养这些品质，也就是培养敢于胜利的素质。

请容我斗胆置喙：尼古拉·库兹明的这部作品，不仅限于体育爱好者，广大读者都会对之感到兴趣。

（安德烈·斯塔罗斯京（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06～ ），功勋运动健将（1940），苏共党员（1930起）。安德烈·斯塔罗斯京排行第三。兄弟四人号称斯塔罗斯京兄弟，皆为苏联运动员及社会活动家，参与组织全苏“斯巴达克”体育协会并创办苏联足球学校。20～30年代斯巴达克足球队曾多次荣获全苏冠军。

译 者

主要人物表

(括号内为人物别称)

根纳季·伊里奇·斯卡奇科夫	队长(前卫)
(根什, 根沙, 根申卡)	
谢苗·巴季晓夫(谢马, 谢姆)	后卫队员
阿纳托利·斯托罗任科	后卫队员
伊戈尔·别列茨基(伊戈廖克)	后卫队员
亚历山大·索洛明(萨沙, 萨舍克)	后卫队员
维克脱·库德林(维吉卡, 维契)	前卫队员
帕维尔·涅斯捷洛夫(帕夫利克)	前卫队员
弗拉基米尔·谢列布里亚科夫	前锋队员
(弗拉基克, 弗拉基)	
亚历山大·穆欣(萨沙, 穆哈)	前锋队员
费奥多尔·苏霍夫(费久因)	前锋队员
阿列克谢·马尔金(摩哈)	守门员
瓦列里·图尔宾(瓦廖尔卡)	守门员
伊凡·斯杰潘诺维奇·卡列特尼科夫	主教练
阿列费依奇	教练
马特维·马特维伊奇	按摩师
克拉芙吉娅(克拉娃, 克拉芙莎)	斯卡奇科夫的妻子
瓦吉姆·兹沃纳廖夫	铁路职员
瓦列里娅	兹沃纳廖夫的妻子
索菲娅·卡济米罗芙娜(索妮娅)	克拉芙吉娅的姨母

安娜·斯杰潘诺芙娜

斯卡奇科夫的母亲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布拉金

记者

阿列克谢·列雪特尼科夫(廖哈)

列宁格勒队队长

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鲁卡维什尼科夫

斯卡奇科夫父亲的老同事，老邻居

罗吉翁·瓦席里耶维奇·雷特温

铁路管理局局长

龙金

体协主席

仁妮娅

斯卡奇科夫的女友

火车头足球队登场阵容

(译者根据内容绘制)

费奥多尔·苏霍夫

(费久因)

弗拉基米尔·谢列布里亚科夫 亚历山大·穆欣
(弗拉基克, 弗拉基) (萨沙, 穆哈)

帕维尔·涅斯捷洛夫

(帕夫利克)

维克脱·库德林 根纳季·伊里奇·斯卡奇科夫
(维吉卡, 维契) (根什, 根沙, 根申卡)

阿纳托利·斯托罗任科 谢苗·巴季晓夫
(谢马, 谢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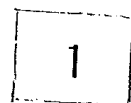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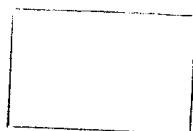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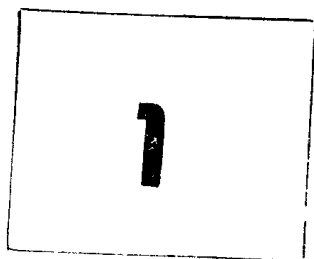
伊戈尔·别列茨基 亚历山大·索洛明
(伊戈廖克) (萨沙, 萨舍克)

阿列克谢·马尔金

(廖哈)

瓦列里·图尔宾
(瓦列尔卡)

7/11/10



啊·足球

后卫助攻，把球往前输送。球从后场一记长传，路线长，而且突然。

斯卡奇科夫从他所紧盯的对方球员身后冲向前去，但他立即发现已经来不及，若想在球一落地就把球停住，还差三步远。

进攻被挡住，被对方后卫踢回去的球越过斯卡奇科夫，落在他身后。跑在斯卡奇科夫身后的是对方的波列塔耶夫，身穿黑白相间的竖条球衣的9号。

斯卡奇科夫本来可以跳起争顶，但没跳好……那位著名的鱼雷队中锋是国家队最好的前锋，跑动中把球截获，带球疾进，直奔球门而去。上半场和下半场，他艰苦地和斯卡奇科夫一对一互相牵制，他左冲右突，使斯卡奇科夫感到心余力拙；他声东击西，向前卫方向扯动。这时，只见他直向球门冲去，总算找到机会了，已经势如破竹了。

波列塔耶夫的几个伙伴也迅速插上，一个向右，朝角旗方向跑去，好把后卫吸引出去。另一个队员则向左扯动。

守门员阿列克谢·马尔金，戴着手套，手搭凉棚站在那里，弯着腰，向自己人喊着什么，指给他们无人看守的鱼雷队队员。

斯卡奇科夫担心鱼雷队会马上象冰球以多打少方式来进行强攻。

波列塔耶夫无人拦阻，后卫没有人上去，斯托罗任科也好，巴季晓夫也好，都不敢轻易放弃自己负责的区域。

谢苗·巴季晓夫终于忍不住朝波列塔耶夫冲过去了。可是有什么用！象对付波列塔耶夫这样的锋线队员，想冲上去阻挡，巴季晓夫是力所不及的。斯卡奇科夫猜想马上就要坏事，想喊，提醒谢苗盯球别盯人。喏，还好，他照办了。

波列塔耶夫佯装向左方扯动，但立即一变向，身子向右一晃，使这名后卫上了当。唉，谢马呀……真应了那句俗话：“有了劲就可以不要头脑”。

波列塔耶夫从后卫巨大的身旁晃了过去，越过禁区线，眼看就要形成单刀，球门暴露在他的正前方。

看台上吼起来了。任何啦啦队员都素知波列塔耶夫射门从不摆弄球，左右脚全可立即起脚，都有把握。

还有一线希望：但愿波列塔耶夫把球传出去，传给摆脱开巴季晓夫的同伴，否则他只能在有利于守门员的小角度位置射门。可是——不，希望落了空，波列塔耶夫才不这么干，他决不放过这个机会。

波列塔耶夫强劲脚已经把球挑起。说时迟，那时快，负责防守中央区域火车头队门前末道防线的拖后救险队员、胸脯宽宽的科莫夫已迎了上去，疾跑中和波列塔耶夫撞个满怀。他的身子重，如钢筋铁骨，混身的力量都使了出来。球门前的波列塔耶夫受伤倒地……

裁判尖厉的哨声被观众哀叹的呼叫声淹没了。

几个跑过来的鱼雷队队员推搡科莫夫的胸口。他后退几步，骂骂咧咧。巴季晓夫连忙相劝，用自己身体挡住。鱼雷队的个别队员背着裁判偷偷踢了科莫夫一脚。谢苗急了，挥起拳头。然而裁判已及时赶到，坚决地挥动一下手臂。

科莫夫毫不在乎地两手叉腰，等着事态过去，无聊地用鞋尖踢着门柱，对于在草地上疼得打滚的波列塔耶夫无动于衷，连瞧也不瞧。他心里有数：这一下够他呛，够狠，声音象是劈了根劈柴。

裁判总算使剑拔弩张的双方队员平息下来。看得出来，波列塔耶夫起不来了。医生和按摩师跑进场来。伙伴们随即

把本队前锋搭到场外。穿竖条球衣的队员把波列塔耶夫搭到场地侧面跑道上，斯卡奇科夫判断得出：象是骨折。

裁判员罚，看看表，手指着球门前11米处的白点。科莫夫象是让人抽了一鞭子，跑过去和裁判争执。矮个子裁判作了个短而有力的手势，让他躲开，不准他说话。他嘴里嘟嘟囔囔，脸上表示非常不满。科莫夫仍不服气，在裁判身后向巴季晓夫表白：这么处理不公平。

斯卡奇科夫不愿看罚点球的场面，他疲惫不堪、无精打彩地向中场走去。

在禁区内对波列塔耶夫的侵人犯规，使他感到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他凭借他那敏感的、在长期赛季中形成的作为队长的警觉性，立即感到：这是一个协调的整体内发生的叛逆行径，他作为一队之长，应当对此负责。想到这里，只感到一阵心力交瘁，四肢酸软无力。这种疲惫感，加上看台上一片愁闷的沉默越发沉重，压在他的肩膀上，他慢慢向中场走去。真痛苦，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可耻啊！尤其是，这已不是第一次。一个星期之前，在第比里斯的那场比赛，也出现了类似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主动引咎请求把自己换下场。现在他真想也这么做，算啦，坚持到终场吧，裁判已经看表了，无须再请求换人了。他蹒跚地向中场走，不往球门方向看。判罚点球——那是必进无疑的。果真罚球的人会把球踢飞而出现奇迹吗？备受折磨的阿列克谢·马尔金能幸运地顶住球的冲击吗？时间啊，时间正在消逝，捞不回来了……

四周看台上观众不声不响地注视着罚球的准备活动。斯卡奇科夫想象得出：可怜的马尔金正站在两根门柱中间，弯着腰，动也不能动，霎时，传来一声清脆的触球声，全场鼓掌惊呼。完啦，奇迹没有出现！

几对鸽子惶急地拍打着翅膀向市区飞去。斯卡奇科夫走着，低着头，茫无目的地望着他那双蹬着草皮、磨损了的坚硬的球鞋鞋尖。

前面，南看台上的记分窗里，两个零字还在燃亮着。斯卡奇科夫望着两个零，心里还暗抱一线希望。说老实话，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果然，其中一个窗口变了字样，“0”变成了个“1”。现在该死心了——完了！

鱼雷队队员们不慌不忙地从罚球区回到中场，回到自己半场。慢慢地走，彼此既不拥抱，也不欢呼，——都累得不行。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也相当吃力。

在剩余的时间里继续比赛已没有什么意义。虽说面孔被晒得发烫的弗拉基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神经质地足球场中间左右脚交替地站着，催促大家各就其位。还有什么用呀……斯卡奇科夫心中暗忖，……来不及啦。还是把球摆好，双方又重新激烈角逐。然而，刚刚仓促地传出第一个球之后，裁判便眼不离表，随即双手高举，银笛长鸣。

斯卡奇科夫觉得脸上发烧，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不理睬。快些钻进地下道吧，他真觉得这个球输得窝囊。怎么自己会失误呢？如果他及时把球抢到，局面就会完全改观，哪怕是零比零也好呀，总也能捞到一分呀。这么一来……今天赛季开始以来，这是火车头队的第三场比赛，积分表上还是一串“小面包圈”^{*}呢。

足球赛季出师不利使他感到压抑，因为人们对火车头队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他斯卡奇科夫身上，寄托在他回队参赛。去年他本已经挂靴了，但又重新回到同伴们中间，他愿意为

* 俄罗斯式的环型面包，这里指零而言。——译者

本队起点作用。

可是不但没帮上忙，倒给人家添了麻烦：一星期前在第比里斯，还有今天。

要是可以不去更衣室多好！最别扭的还在后面，到时候怎么说是好，怎么说是好呢？

前面，一双崭新的球鞋在闪动，原来是裁判走着碎步。黑色的肥大短裤都过了膝盖。裁判脱了上衣，搭在肩上，扭动着肩胛骨。今天他也跑了不少路。

走下地下道时，民警加强戒备。鱼雷队队员们因为胜利而高兴，个个兴高采烈，乐呵呵地一起走下地下道。铁路系统的球员们则是慢腾腾地走出球场，谁也不理谁。

今天是本市足球赛季开始的一天，全市掀起一股足球热。球票买不到。球场入口处水泄不通。球迷们思念足球思念了整整一个冬天！

火车头队自始至终占据优势，掌握主动。比赛一开始拼抢就很激烈，曾盼着轻易取胜的鱼雷队队员们打得被动。穆欣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好几个绝好的机会没掌握好，还丢了几个机会。根据场上局势，鱼雷队队员只求打平，并不敢抱奢望，谁知结果竟会如此！应该说，只有到最后一分钟才能见分晓啊！

球鞋的鞋钉走在洋灰台阶上砰砰作响。斯卡奇科夫躲进地下道了。今天，每副目光，每张同情的面孔都使他尴尬，倒不如冲他啾口哨、朝他大喝倒彩来得痛快。

在空荡荡的回声隆隆的地下道，无数球鞋发出轰鸣，前面很远处，门声嘭嘭响个不停。

真窝火，输得真窝火。输了，率直地说，就是输在他身上。又和第比里斯一样，又是他的失误，又是终场鸣笛之前

因为他自己的力不从心。

有个球员，大概是帕夫利克·涅斯捷洛夫，身子左摆右晃，一路上就把讨厌的粘在身上的球衣脱下来，气愤地挂在背上，领口还套在脖子上。预备队员象是局外人，慢慢地向更衣室走去。他们身穿训练服，里面是比赛用服，足球鞋装在透明胶纸袋里。他们溜着墙根走，好让刚刚从场上下来的球员走到前面去。

更衣室里，斯卡奇科夫到得最迟。所有队员全瘫倒在软椅上互不理睬。维克脱·库德林躺在那里，一副昏迷不醒的神态，筋疲力尽，只有光裸的肚子还在急促地一起一伏。地上干干净净，铺着长条地毯，敞开的背囊横七竖八，满地都是球鞋和汗污的球衣。一位老者正在墙犄角往箱子里收拾工具，那是平日最不爱讲话的孔德拉季依奇，修鞋师傅。现在这里没有他的事了，他收拾工具，然后悄悄离去。如果赢了，他还可以多呆一会儿，听听人们的谈话，和队员们一块喝茶。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也就没有心思喝茶了。

科莫夫光着肌肉发达的身子，耷拉着脑袋，心事重重。他一边用揉绉了的球衣揩他的脚，一边活动着脚趾头，不时地低声对苏霍夫说几句话。苏霍夫累得要命，顾不得搭理他。马尔金和在球场上一样，还穿着套头高领球衣，戴着手套，坐在那里垂头丧气。他把他那顶平顶鸭舌帽往上抛，然后用一个指头挑住，抛起来，挑住；再抛起来，再挑住……他的腿上，从球鞋到臀部都是黑糊糊的干涸了的污泥。今天他跌打滚爬不遗余力，还捕住几个毫无意义的、根本进不去的球。可是，到头来，全都白费了！

斯卡奇科夫一瘸一拐地走到角落，一屁股坐在软椅上劈开两腿，耷拉着两条胳膊。连脱球衣的气力都没有了，筋疲

力尽。波列塔耶夫今天拼得他好苦，他好似连踢了两场球似的。可是，现在波列塔耶夫怎么样啦？要真是骨折可就太不妙了，总的说来，什么样的结果都不妙。好啊，好个赛季的开始！

斯卡奇科夫闭着两眼，懒洋洋地把球衣一点一点地往上卷。现在如果能有杯热茶喝该多好，甜甜的，滚烫的！现在跟谁说去，让谁给端一杯来呢？如果今天胜了，那更衣室休想挤得进来，这工夫早就两杯热茶下肚了……

更衣室里令人窒息的沉默，一般说来，还是司空见惯的，每逢输球都是如此，然而今天的沉默却有所不同。似乎是人们怜悯犯错误的人才如此。在第比里斯，任何人也没对他说过什么，安之若素，好似什么事也没发生。同伴们对他这么彬彬有礼，真比任何斥责更让他难堪。你可以对年轻人高声呵斥，即是让初出茅庐的新手通过比赛长见识，可是，对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球员，那是光发泄一顿的事吗？

屋门大敞四开，老半天没关，一连进来好几个人。斯卡奇科夫动也不动，也斜睨着眼睛看看来人。主教练伊凡·斯杰潘诺维奇身披窸窣作响的风衣，匆匆走进更衣室。随主教练进来的是教练阿列费依奇。没有一个局外人。虽然除伊凡·斯杰潘诺维奇之外，其余进来的几个人都纷纷走到摆沙盘模型的桌子后边去，但仍显得满屋都是人。在这个桌子上面，比赛开始前，主教练还匆匆摆弄磁人模型给大家看，作赛前最后一次部署。现在，金属沙盘已经撤走了，桌子摆着一个不知是谁的空背囊，还有一杯中场休息时喝剩的茶，杯子里还有一柄小勺。

坐在软椅上的人都动弹了一下，然后一动不动，期待着下文。在座的球员都知道队里的领导人刚从鱼雷队的休息室